

当下艺术创作要有系列观

■王进玉

不可否认,当今画坛已经很难只通过一件作品就能一炮而红、家喻户晓,不像以前,那时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时代局限,大家的审美相对来说比较单一,画面也相对比较具象、写实,带有很大的描述性、象征性,因此也就相对容易被宣传、被看懂、被理解,从而引发关注,像《地道战》《开国大典》《粒粒皆辛苦》《井冈山会师》《狼牙山五壮士》《转战陕北》《江山如此多娇》《黄河颂》等作品,基本上是一亮相就走红,就成为焦点。现在恐怕就不行了,首先语境完全不同了,审美更多元,题材更丰富,形式更多样,风格更自由,媒介更开放,大家的关注点也更分散,即便创作者的技艺如何精湛,单纯靠一件作品也很难达到那样的效果,很强再引起所谓的轰动效应。

所以在创作认识与思路就必须有所改变。换句话说,当下必须要进行组成系列的创作才有可能打破这种局面,才有可能引起一定的关注,当然前提是要具备较高的创作水准。远的不说,像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当时他只画了一幅,或者单靠其中某一幅,都很难凸显出来,好在他打的是组合拳,包括周思聪的《矿工图组画》以及“荷”系列等,也是如此,画得好是一方面,成体量创作也至关重要。再比如李可染的《万山红遍》,他前后画了七幅,虽然这七幅作品无论是构图还是技法都大同小异,但也算是一个完整的系列,算是对此类风格的一个巩固与强化,如果这个主题的作品他

只画了一幅或者两幅,肯定激不起后来那么大的波澜和反响,也不会形成“红色山水画”这样一个在中国绘画史上有着特殊地位与影响的特定主题、特定画种,更不会出现作品拍卖动辄就上亿元的神话。

在当代艺术领域这样的例子就更多了,且大都不约而同地以系列的形式出现并打出了一片天地,产生了广泛影响,譬如方力钧的“顽世”系列、岳敏君的“笑脸”系列、曾梵志的“面具”系列、张晓刚的“大家庭”系列、王广义的“大批判”系列、尚扬的“大风物”系列、谷文达的“文字”系列、徐冰的“天书”系列、蔡国强的“外星人”系列、卢禹舜的“八荒”系列、许江的“葵园”系列、刘小东的“三峡”系列、闫平的“母与子”系列、施慧的“结”系列等等,不一而足。西方现当代艺术领域则更是如此,系列主题创作不胜枚举,像塞尚的“静物”系列、“沐浴者”系列、“玩纸牌者”系列,莫奈的“睡莲”系列、“干草垛”系列、“鲁昂大教堂”系列,梵高的“自画像”系列、“向日葵”系列、“麦田”系列,蒙克的“呐喊”系列、“爱的研究”系列、“生命的饰带”系列等等,之所以列举这么多,这么详细,就是想让大家更直观、更清晰地感受到创作系列作品的普遍性、重要性和必要性。

另外笔者也发现,很多艺术家在创作上虽然很活跃,时常会有好的想法、点子、创意等迸发出来,偶然间也会创作出一件特别难得的、意想不到的作品,但就那么随意的、孤单的一件,形成不了自身较为

成熟的风格面貌、符号语言和较为完整的脉络体系,即便作品真的很精彩,也仅限于那件作品本身,其存在的实际价值、产生的社会影响等都非常有限。所以每每这个时候,我都会建议他们赶紧抓住那些好的想法、点子、创意,再多创作一些,一定要形成主题,形成系列,规格、尺寸等也最好都统一,这样才更有内容,更有阵势,更有看点,更有欣赏、品评的意义。单件或者单套作品还是显得太少、太单薄,个人的整体实力、绘画语言、艺术理念、审美主张等都很难以在其中得以充分体现,只有成组、成系列,才会更有厚度、宽度与力度,才会更有冲击力、表现力和说服力。虽然讲物以稀为贵,但那是形成稳定风格、功成名立之后的事情,与那种随意涂抹、纯属意外的一次偶得,以及毫无规划、不成体系的盲目创作所完全不同。

所以在风格还没定型,还没成熟之前,要做的就是不断巩固,不断强化,趁着那股激情还在,思路还没中断,还有着比较好的创作灵感、创作状态,就再趁热打铁、一鼓作气多地创作一批,务必要有系列观、系统观,要有主题意识、经营意识,不要怕繁琐、麻烦,更不要怕所谓的重复,在一定时候,有效的重复不仅是一种必要的表现手段,还是创作的一种特殊语言和符号,更是一段时期内面貌与风格巩固、强化的必然过程,而不完全是一般层面上所认为的机械和单调。它对于艺术创作特别是书画创作来讲尤为重要,却常常被我们忽视、误解。当然,这里所说的重复

绝非构图的完全雷同、技法技巧的简单复制,而是要“求同存异”,要在统一的大的主题、背景、风格下,尽可能地创作出一批手法看似相近但却在具体细节与表现样式上又有着诸多变化的作品。

这样做的好处其实前面已讲,总的来说就是,一、可以夯实技艺,二、可以形成体系,三、可以稳定风格,四、可以增深理解,五、可以扩大影响。只有这样,一批较“整”的作品面世之后,才可能爆发出更大、更持续的能量,给人以惊喜和震撼,也只有达到此效果之后,才会引起学界与市场等的足够关注和重视,才真正值得被拿出来讨论、评说、研究、书写,否则只凭借孤零零的那么一件不成规模、缺乏系统性的单品,可圈可点的地方都十分有限,俗话说,小体量做不了大文章,也就很难有什么反馈的声音,很难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更无法让大家深入地走进,掰开了揉碎了去说、去欣赏、去解读。

因此在当下,一定要充分认识到系列创作的重要性、必要性,尤其对一些当代性、观念性、抽象性、实验性等很强的作品,更需要这种纵深的、细化的、分门别类的主题式创作,尽量在艺术文本、形式语言等方面将其表现、诠释地更加完整、更加清晰、更加透彻,而这也越来越成为决定当下艺术创作能否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密码。不过,当风格和影响一旦真正形成、趋于稳定、被外界认可后,新的任务又开始了,即如何在此基础上不墨守成规、固步自封,进而开启创作的新的征程。

书法也要彰显时代求创新

■方晓春

汉字作为古老而富有生命力的文字,它深深根植于汉字书写,以其独特形体而成就的书法艺术在国际艺苑一枝独秀,堪称中华国粹、文化脊梁且肩负着记录历史、反映时代的使命,以及抒发情志、感悟生活的功能,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且有精神深度的载体。

优秀传统文化始终与时代密不可分。书法艺术的时代精神和时代风貌,是现代人的意识和现代人的审美心理去认识书法艺术从而产生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格调。现代人的意识和审美心理,既是我国传统文化意识和心理习惯的延续,又是新时代物质环境和精神文化的再造,由于旧时代的超稳定性已被打破,新的时代在不断地、飞速地发展着,现代文化教育、现代文化知识,正在改变着传统书法的面貌。诚然,只要我们有勇于解放思想,增强现代意识的修养,新时代的书风定将破茧成蝶,应运而生。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的美感取向也在发生惊人的变化。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明尚态、清尚朴,丰腴为美是盛唐时期的尺度,苗条为俏则是当今时代的标准。书法也应该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与时俱进,把时代气息创造性地融入书法之中使书法打上时代的烙印,拓展审美新领域,开创

艺术新天地。从钟繇以后,卫夫人、王羲之、颜真卿、苏轼、黄庭坚等历代名师大家,他们无一不是传统的颠覆者、重组者、开拓者。在求新求变中,没有谁和钟老先生写得一模一样。切记,风致不论怎么改,字形不管如何变,笔画总可寻,结构皆可依。到唐代,楷书形状变了,颜、欧、柳,各出风采,草书变得厉害,张旭、怀素,还有孙过庭,各显神通。在传统的基础之上创新,必须得下一番苦功夫,与古为徒、以古为新,把书法与时代特征兼融并汇,创作出与众不同、不与人争的精品力作,凸显自己独有的个体特质。无论古今,书法艺术创作都必须紧跟时代步伐,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章法与技巧完美结合,如此,书法作品才有根基,才有魅力,才有生命。

繁荣书法艺术,首先要正确对待继承传统和创新的辩证关系。在千年的发展进程中,古人将书法的技巧创造得几乎尽善尽美,今天的艺术远没有达到历史上的高度,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要实现书法创新,继承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手段、传承是最好的保护,创新是最好的发展。保护和发展,传承与创新是矛盾的两个面,二者相互依附而存在、相互矛盾而发展,没有继承就没有发展,没有发展也就失去了继承的意义。

一个艺术门类的发展与成熟、艺术风格的延续与变异,与社会群体价值观念,审美时尚密切相关,把握时代脉搏,创出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作品,是书法艺术创新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以传统汉隶发展为例,隶书的实用性完全被艺术性所取代,受众范围逐渐缩小、太多人认同、或者太多人都在学习的风格,一律被视为“俗书”。如何去“俗”?邓怀宁认为:要多读多看,细心推敲,领会其神韵,革去自己的俗笔,方可走上雅途。仅仅只是对某一汉碑某一书家进行深入的理解、挖掘或表现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继承与创新,充其量只是古人古碑古风的复制和再现。我们已很难在单纯的汉隶上有新的突破,这就不得不促使习隶者不断探索、不断研究、不断创新、不断深入。伊秉绶把隶书的结体中就掺入了宋板书的方整和横细竖粗,而赵之谦则在隶书与魏碑融合及侧锋用笔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邓石如隶书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不为前人所束缚,正象他所刻的印语“用我法”,他坚持走自己的路,其书风与前人相较确实充满新意,创作出了符合于时代审美情趣的艺术风韵。更有高人将隶书用篆书的笔法去做,因为隶书是由篆书演变过来的,“血缘”近亲,故艺术信息十分古雅。亦有书

家将行书与隶书接木成另外一种新的表现形式称为“草隶”。更有贤士将汉碑与汉简融合,突出用笔的舒张和纵势的变化。

在章法上打破了棋局布算与等匀均分的单一形式,大胆采用活泼多样不受束缚的纵有行、横有列,纵有列、横无行,还有的纵横随性,无刻意安排,有字间距很大而行间距紧凑,也有行间距极小而字间距十分松散,采用大小错落、上下错落,极大地丰富了整体表现形式。无论用何种形式,不管用什么方法,最终以求得书写性、观赏性、艺术性高度完美统一,对观赏者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效果。

另外,书法和文化精神紧密相依、互为深浅。具有文化上的深度才有可能理解和创作出具有深度的书法,因此书法自其诞生之日起,不仅和文化紧紧相连,也是在文化不断走向深度的推动下得到发展和深化。

笔墨当随时代,翰墨寄托豪情。我们要自觉承担起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文艺“培根铸魂”的时代使命,开阔视野,守正出新,让创新书法艺术不只有形态美、质地美、韵律美,更要有碑帖之法、二王之妙、晋唐之风、金石之道,为中国书法在新时代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